

# 第十八次恋爱

◆ 周玉永

当兵在很高很远的地方，青藏高原海拔4500多米的五道梁是我们的兵站。“老炊”是炊事班刘老相的绰号。刘老相一米八的大个儿，后背却过早地有些弯曲了，再配上被高原紫外线灼得紫黑的脸，给人一种大虾米的感觉。女友就叫他“大虾米”，或者干脆按电视剧中的“刘罗锅”叫他“刘老锅”。不过，他俩的感情很好，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这几天，我在饭堂吃饭时，却看见老炊的脸上写着不少忧伤。难道又是信惹的祸？因为兵站没有长途电话，和外界直接联系的方式，就唯有书信了。这儿的兵喜欢写信，也渴望收到信，但却怕拆信——说不清有多少姑娘的“吹灯”，都是通过信传递的。那意思都惊人的相似：海拔太高，“高攀”不起！

我决定找老炊问问情况。一开口，老炊就一五一十向我倒了苦水。原来，他向女友提出结婚时，女友要他在10日内送一份浪漫的结婚礼物，花钱不得超过50元，否则后果自负！这可难坏了老炊。

我是机关的宣传干部，专到五道梁兵站采访刘老相事迹的。刚到站里那阵，由于缺氧，白天头痛得厉害，晚上睡眠不好。老炊说，酒能驱痛促眠。于是，老炊和我每晚对坐，喝酒聊天。他酒量不大，二三两而已，酒醉了，脑子就缺弦了，平日里不愿说的心里话，此刻泉水般涌出。我就赶紧拿出本子记上，几次下来，老炊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当然，喝了酒，我睡觉也踏实多了，为这我很感谢老炊。老炊说了心事，央求我出出主意、想想办法。我笑着说：“你的婚姻大事，我不知能不能帮得上忙啊？”

老炊见我笑嘻嘻的，就说：“你一定有点子帮我。如不帮我，我就第18次失败了！”

其实，在高原兵站，哪个士兵谈对象不是十次八次的，可老炊次数最多。他谈对象谈了17次，失败17次，几乎心灰意冷。团长考虑他一次次不成，年龄越来越大，就说服远房的一



本版插图 叶雄工作室

个亲戚，把女儿介绍给了他。经团长好说歹说，女孩总算答应，但老炊却有意见了！他认为对方条件好，自己是个烧饭的小兵，油渍污污的，门户不对，竟连见面的勇气都没有。

团长说：“瞧你那熊样，17个都见了，还惧怕18个！”老炊作揖说：“团长，饶了我吧，万一不成，无脸再谈了。”

这话把团长惹火了，他严肃地说：“这是命令！”

军令如山，老炊硬着头皮去了。不承想和女方一见面，他竹筒倒豆子，把谈的17个女友全抖出来了，说到伤心处，禁不住流下了泪水。奇怪的是，女方听着，明亮的眼睛红红的，也一起跟着流眼泪。

老炊说你不要替我伤心了，那都是我自己的痛苦，不能传给你。唱首歌给你听听吧，他就唱开了：

“有女不嫁炊事郎，  
一年四季守空房。  
过了一个团圆夜，  
洗了三天油衣裳。”  
歌声如同昆仑的雪，高原的风，撞击着女孩的心。女孩轻轻捧起老炊潮湿的脸，温柔地在他额头吻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爱你！”

第一次见面，老炊够幸福的。他常常在战友们面前说起，大伙儿耳朵都快磨出茧了。可今几个他可遇上大难事了！不知怎的，团长知道了这事。团长专门打来电话，要我把这件事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好。

花钱不能超过50元的求婚礼物，还要浪漫，真是不好解决的难题啊！

我和老炊分析开了：打电话，口说无凭，也不浪漫，何况打不出去。礼仪鲜花，浪漫却费用超标。最好，寄上高原上的雪莲花，这有雪山特色，也浪漫，可没到姑娘家就枯萎了……

我说：“这样，咱写封信，新鲜点浪漫点，怎样？”

老炊说：“俺肚子里那几滴墨水，大伙知道，你代我写吧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爱情秘密可曝光哩。”

老炊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你写着，我下厨房弄点夜宵。”

借着微弱的柴油灯光，我写开了：

“亲爱的某某：

用高原的洁白冰雪，为你盖了一栋幸福的水晶屋，欢迎你随时入住。

地址：世界屋脊的青藏幸福兵站1314（一生一世）号

价格：一生的爱

房东：海拔最高的人

入住方法：只须将所附表格（结婚函调表）

按要求、标准填写好，寄回即可。

奖品：高山雪莲、昆仑美玉、文成公主的西行婚纱……外加免费拉萨游

详情请拨打电话：13142020520（一生一世

爱你爱你我爱你），全天候服务。

附送礼品：戒指一只。（注：样品，手榴弹拉环）

活动负责人：刘老相

第二天早上，团长打电话过来，问刘老相的事，我如实汇报了。团长在电话中美美地表扬了我一番。团长说你专门下山，把信带到格尔木，不要耽误了刘老相大事。到格尔木后，我马不停蹄将这封信连同结婚函调表和一个手榴弹拉环，用特快快递寄给了他的女友。9天后，刘老相打来电话，说请我吃喜糖，并请团长做主婚人。他俩星期六在五道梁兵站举行婚礼。

## 难忘那一支烟

◆ 口述 薛宝峰 撰写 宣金祥

人生进入“知天命”之年，我仍未学会抽烟，并且，这辈子也不想沾。回想起来，我曾经抽过一支烟。不，是半支——抽一半扔了。

那是当兵的第二年，南部边疆的自卫反击战爆发，我所在部队奉命开赴边陲。出发前，老班长对我说：“宝峰呵，吃光花光，打起仗来心不慌。”我打开小包裹，数一数里面还有92元钱，心想前天妈妈来信说家里屋漏了，我怎忍心吃光花光？于是我将90元钱连同一双解放鞋、一套新军装一起送邮局寄回了家。邮费1元2角，身上还剩8角钱，我走进军人服务社。

柜台上的新鲜梨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老家是不长梨子的，我22岁了，还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哩。掏1角钱，我买了两个。咬一口，又脆，又甜。在我上战场前，终于知道了梨子的滋味。接着，又买了10只信封、1支牙刷和1块肥皂，还剩3角6分钱。我朝售货员面前一推，说：“随便什么，紧钱买吧。”于是，售货员给我一包大前门香烟。我拍拍口袋，无钱一身轻，打起仗来只管往前冲啦！

不久，我们就乘车向南部边境进发。火车一个劲往前开，两天两夜过去了，不知开了多远。这天中午饭后，我挪身到车厢门口，一棵棵不知名字的热带参天绿树“唰唰”后移，一座座村庄旋转逝去。不知乡关何处，亲人何方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老班长坐到了我的身边，也望着飞逝而去的景物出神。我掏出大前门，拆开，抽出一支，先给老班长。他两手一合划火柴点燃，长长地吸一口，缓缓地吐出。我又抽出一支，放鼻子上闻闻，有一股清新的香味。我接过去老

班长的烟头，对上火，吸一口，没点着。班长说：“轻了。”再重重吸，烟丝发出轻微的爆裂声，一股烟夹着怪味直往喉咙、眼睛和鼻孔里钻，我的眼泪、鼻涕一下呛了出来，难受极了。

火车在一个军用小站停下，有人喊：“下车活动20分钟！”我跳下车门，沿站台散步，手上香烟还没熄，又轻轻吸一口，努力从鼻孔送出去，感受比刚才好了一些。看样子，我把这支烟抽完，就能把一包烟抽光；把一包烟抽光，抽烟的动作要领也就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。我准备再吸一口，突然，背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怎么学抽烟了？”哦，是咱连长。连长穿一身新军装，腰里扎着武装带，手枪上包着的红绸布像火焰在燃烧。连长眼神里带着几分责备。我们全连100多号人，就连长打过仗——上世纪60年代在珍宝岛参加过战。我没敢再抽，把香烟扔到了铁轨下，斜眼瞟，它还在冒烟，正燃去一半。

集合哨音响了，连长站在队列前，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，停在我身上，命令道：“四班副出列，指挥唱歌！”我跑步出列，看一眼队伍，挥手唱起《我是一个兵》：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革命战争考验了我，立场更坚定……”

音乐的节拍在我胸膛激荡，歌声如雄风响箭飞越站岗。到了战场上，我们这支队伍，竖来将是一堵铁壁铜墙，砸下去将是一把钢刀铁锤。

晚上，连长坐到我对面，沉默一会

儿，说：“小薛，你想抽烟就抽吧！”我摇摇头。连长望着夜色，说：“我也是当兵第二年碰上打仗的，也买了一包香烟，想解解闷。这时，我看了一本战斗英雄写的书，这位英雄遭受过失恋的痛苦，学会抽烟，但在奔赴战场前，毅然宣布戒烟，他想在告别人生前改掉这个不良习惯。我把那包烟扔了，这次也没买。”

连长说的那位英雄，是前苏联的保尔·柯察金，书的名字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

火车又开了一昼夜，到了边境。很快，我们连进入前沼泽地。在边境的半年中，我们在猫耳洞里就猫了三个多月，打了大大小小40来次战斗。部队换防时，除我那6位好战友永远地安眠在边境线上外，咱连百十号人都安全奉命撤出战斗。在整理物品时，我发现了那包大前门，便送给了老班长。他一听，说：“霉了。”随手扔进了战壕。我挖了一锹土，把它埋了。

回原驻地后，我上军校、当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直到转业干公安，一路走来，转眼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。但我永远忘不了那支烟和那场战争，它们已经成为我人生记忆长河里的浪花，不时地拍击着我的心田。



1949年，我年方14岁，在三野司令部下属的政工队当一名政工队员。

渡江战役结束后，我军乘胜追击，消灭南方的蒋介石残兵败将。部队不顾疲劳，稍事休息便向杭州、上海方向进军，准备开展沪杭战役。部队马不停蹄，日夜兼程。那时沪杭公路坑坑洼洼的，又泥泞又狭小，各部队都分成四五路纵队行进，拥挤着急速前行。那时因疲劳过度，战士们连走着路都会打瞌睡。为了避免掉队，牵着走了”。我随着这支部队来到了宿营地，睁眼一看，谁都不认识，才发觉自己跟错了队伍。这时心里又紧张又害怕，心想自己的部队别以为我是当了逃兵呢！这一想，我急得就哭起来了。

这时，一位中等身材的首长走了过来，他亲切地问我：“小鬼，哭什么？是找不到部队了吧？”首长问了我所在部队的番号后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今晚跟我住下，明天我派人送你回部队，放心好了。”这晚我就跟这位首长同住在一间民房里。我看到首长身边有6位警卫员，心想，这可是不小的首长呀！开饭时，首长招呼我与他和警卫员同桌吃饭。饭后，警卫员还打来热水叫我泡脚，然后安排我睡在一张“门板床”上。

这一夜，我心中有事全无睡意。就见首长彻夜未眠地办公，有时还在屋里召开紧急会议。警卫员也忙个不停（他们跟着首长轮流值班，轮流睡上一会儿）。首长见我老不睡，还不时叫警卫员关心我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温暖。我12岁参加革命离开家乡，在革命军队这个大家庭里，常常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官兵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。当时我也不知这位首长是谁，也不敢问。

第二天，首长派警卫员把我送回政工队，临别时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鬼，好好干革命啊，革命一定会成功的。再见！”首长温暖的大手传递给我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力量！

我回到了政工队，同志们围着我问长问短的。队领导后来告诉我，那位首长就是粟裕粟司令啊！

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。

## 粟司令送我归队

◆ 周雨